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二十七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下

劉侍郎玉字咸栗吉安萬安人祖廣衡刑尚書爲名臣玉生而夙慧留意兵略象緯已嗜學務其遠且大者弘治中進士知輝縣力拯凋弊歲歉發廩賑民饑郡閱實所儲民爭歸粟粟贏六百石并贖刑所入貯別廩積至六千石賑貸不乏之民甚賴之租調供輸及前政積負逋融經畫皆有法事集而民不擾流亡畢歸洪水壞民田爲奏免其虛賦登萊

馬分牧于輝而獨駒獨不及力言於當道竟得蠲
詳爲條教以善其俗禁喪葬無用釋老令行俗易
增修學校新百泉書院以造士園圃入舊以供令
丞者皆撤爲諸生費以考最擢山西道監察御史
糾內降恩驟陞都指揮使者按畿內得太監吳忠
選婚不敬狀劾罷之天變陳六事皆切時政正德
初言八黨蠱惑扇奸乞寘於法大學士劉健等皆
顧命元臣宜勉留以圖治功瑾大怒都御史劉宇
又憾之斥爲黨罷歸罰粟又逮錦衣獄按驗無所
得乃放歸瑾誅起河南按察僉事陞福建副使皆

提學所至惇本抑浮士風丕變表節義祠祀褒顯之召爲大理少卿有子弟引盜刼父兄者刑官處以甲幼盜家財者律當減等玉駁之言律所減本指竊盜以財物輕而倫彜重也今强刼距手刄無幾乃人倫大變宜從强盜律處死詔著爲令以僉都御史督江防會宸濠變作倉卒修防禦甚具上兪遷防益力憂勤備至嘉靖初召入理院事陞右副都御史臺中肅然以大獄罷官玉嘗味齋戒二字潛講心有得故終身無浮詞詭行孝友信讓時靡閒言居官嫉邪秉正廉潔之操終始不渝居

第爲流賊所焚燬晚始重搆然僅庇風雨詩文温厚有典刑字畫遒勁類其爲人

楊御史爵富平人也嘉靖中疏請慰人心以隆治道言臣惟人主一身用人行政萬化之本原也是非得失方在乎幾微而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就關焉甚可畏也聖帝明王深察乎此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爲大於細圖難於易故能天人交與而有以延祚於靈長今天下大勢極矣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公行遇災變而不

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說面諛公私欺罔士風民俗
於此大壞臣早夜耿耿至痛心流涕誠不忍默默
保位以上負　洪恩下負所學也惟　聖明垂聽
焉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爲安以災爲利以可
憂爲太平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
齟齬於其間此積弊而蠹所以爲不可救藥之病
也往年夏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無禾歷冬無雪
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洶洶無聊此
正　陛下徹樂減膳率羣下祈惠佑之時也而大
學士夏言數人者方以爲靈瑞而稱頌之不幾於

安危利災以大可憂者爲樂耶孔子告顔淵爲邦在遠佞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人臣之職當輔君當道志仁先天下以爲憂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是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夫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惡　朝廷之蠹也迹其舉動亦豈能有逃於聖鑒哉顧　聖德優容不忍卽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過之於漸則　朝廷優禮大臣體貌未失而武勲餘裔亦得以善其終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羣校趨附善類退處

於天下國家之禍必深矣治道去其太甚此其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古者民勤于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得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以至于死亡臣近巡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一人此南城一鄉耳其諸五城尚未知有幾也千里之遠耳目之所不及又不知其有幾也此皆

陛下之赤子望豆蔬延須臾之生而不得正　陛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累年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至數十員又以一方士之

故差官萬里遠修雷壇浚民膏血而不知邮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竆民之財盡民之力其無乃自蹷其根本也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於亡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加以頻年災異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為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毋毋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堯兢兢如舜業業如禹惜寸陰如文王日旲不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

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須天下於堯舜三王之道
蓋已心得而服行之矣數年以來朝儀間闕經筵
輟講大小臣庶　朝參辭謝未嘗得一覩　聖容
敷奏未嘗得一聆　天語今庶官入覲遠自萬里
孰不欲肅雝垂委一望天顏以慰快覩之心而咫
尺闕庭不得一瞻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
玩愒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
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聖王之世孰
左道以惑人者必誅而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所
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也今舉名器之重而畀諸

迂恠之徒誅放之罪輕之若流品之末使異言異服列於廷苑金紫赤紱延及方外而名器之濫極於此矣　陛下以天縱　聖資爲上天元后遠宗帝王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經㢠廣厦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而籍之爲　聖躬之福耶甚非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趍異教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　聖德國政所損不細

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四也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諒虛懷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　陛下能容敢以直言于冒天聽言過激切而不獲罪者亦多有之比年以來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近日翰林院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其爲罪而斥故臣下懷危慮禍無復有犯顏直諫爲匡救逆耳之言夫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商令主也傅說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勗之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

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者也臣恐自今而後雖懷忠義之心非灰心仕進甘退丘園亦必深自晦藏爲保身之計孰敢發口論天下之事以取死亡哉忠盡杜口則諂諛交進上德不達下情不通堂陛之近遠於萬里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五也伏願　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戒勅夏言務篤忠貞以報國於郭勛預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罔之術一主於慎獨以養天德達王道則莊敬日强而眉壽千億虛明照物而忠邪莫逃宗社

萬萬年無疆之福　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
端在此矣疏上下詔獄械繫者數年雖處憂抑而
忠端正直雖獄卒咸敬信久之得釋而尚書泱有
陳論　上大恚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立
至矣命即與給事中怡郎中思俱就逮爵時抵家
方一日忽錦衣校至曰若復來乎校素敬爵慰之
曰吾欲有他徃特一省公爵咲曰吾知之與交同
飯飯糲食校不能堪爵啗茹自若也食已曰行乎
校曰宜一入為別爵立屏前曰　朝廷有　旨見
逮吾行矣即攬袂行復踰再年乃出

楊武選繼盛北直隸容城人幼苦家難貧楚甚力學
堅苦嘉靖初仕爲南吏曹郎剔宿弊立章程吏曹
肅然轉兵部車駕員外郎時虜方亟而部曹承習
上下文書爲支吾大不愜會咸寧侯鸞議開馬市
而部議推繼盛行繼盛具疏言馬市決不可開然
既已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開市五事
一必令俺荅愛子入侍二令盡還所捕虜邊氓三
議開市後他種落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
爲三等五欲整兵爲戰守備毋玩忽生虜心部尚
書聞之曰如此則馬市不可開矣乃别遣主事行

而繼盛疏竟上　上三閱之曰繼盛言是　旨甚
溫而鸞有揭帖進乃下大臣八人者會議鸞寵方
盛八大臣皆中懾附和許開市而繼盛遂逮獄訊
謫狄道典史故事謫官者不事事繼盛乃日求民
利病興革之疏洮水以灌場開煤山以省薪芻狄
道官無冊籍輸賦獨聽書算生操重輕乃集書算
生科綜之於是異時飛詭之弊盡絕而羸糧數十
石均諸民糧重地往求售不得者又傾貲易其中
二十畝助諸生上司私易贓禍者拒不聽已建書
院羣諸生學其中建社館教番漢生學於是士知

嚮往番漢生亦各各知揖讓敬長上矣比去民哭
送者千人明年遷諸城知縣豪强斂戢盜賊屏息
尋遷南部曹主事巳召入遷刑曹改兵武選郎繼
盛念起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者於是以
元旦日食且疏大學士嵩專權誤國者十罪逮詔
獄問主使問引二王盖嵩意疑公嘗受業閣學士
階而二王爲　上所譪言故也繼盛對獄曰今廷
臣無慮皆嵩黨孰爲主使所爲引二王者以奸臣
誤國雖能欺　皇上而不能欺二王盖二王年幼
又常不見上非奸臣所避防至親莫如父子故幸

皇上一覺悟問之庶二王能言之也拷訊苦終不撓

又明日下錦衣衛杖一百送法司附詐傳親王令

旨律論死方繼盛詣衛受杖時校尉苗生者飲之

酒曰此蚺蛇膽酒也可服繼盛曰椒山自有膽豈

必蚺蛇哉遂談笑赴杖杖畢下刑部獄死復甦太

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

生固甚易也已益脫然時部諸司皆憚輔臣訟繫

之甚固繼盛自刮腐肉去膿血甚楚而泰然安之

王比部世貞爲奔走求救王司業材詰嵩爲力解

輔臣陽出疏許諾而爲子世蕃及門客所持竟不

上材流涕爭不得而繼盛竟死隆慶初贈光祿卿謚忠愍是時抗疏論輔臣罪者吳給事時來張主事翀董主事傳策翀以　上憂邊甚具疏言國家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邊鎮苟邊鎮諸臣皆由公推舉具得人則邊務畢飭何至若今日之紛紜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盡行賄賂未推之先不論其才但通關節者乃得推既推之後不論其功但勤問安者乃得遷托名修邊者非實修邊以餽嵩也托名築堡者非實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爲功或謂入爲遁覆沒全軍者得以蔭

子戕殺平民者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
使　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盡爲廢壞如此
則醜虜安能不橫右衛安得不困臣竊謂嵩不罷
雖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爲也　國家
定額以給發各邊者在戶部苟戶部所發督撫將
帥盡得以供軍當亦足用何至若今日之大困哉
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旣以賄賂爲事必至
尅減軍餉臣毎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絡驛悉邊鎮
齎餽未得見嵩先餽其子世蕃未見世蕃先餽其
家人嚴年嚴年之富已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

人臣不可使富於國嵩意欲何爲耶致使軍餉盡歸私第而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夕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盡爲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不窮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餉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爲之人才者猶足以供　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奈何今日之人才久爲嵩所敗壞無有底止自嵩輔政以來不顧　朝廷名器惟務私家囊橐子世蕃市井無賴倚籍父資一時無耻之徒如梟攫腐如蛆蚋穢或在內也則圖爲改官終日干謁於私第或在

外也則謀爲遷秩終歲打點於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美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致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廉耻禮義盡爲嵩所敗壞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負忠爲　國愛民憂時如昔人者耶臣竊謂嵩不罷則人才日下才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爲也夫　國家之最重且大至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爲所敗壞如此　陛下雖憂民之深求治之切亦奚益於治哉臣觀嵩爲人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辨足以亂正才足

以濟惡附已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已者
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盖得以箝天下之口
使天下之人甚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後益得以
恣其惡此忠義之士所以悒惋激憤懷深長之憂
者也　陛下聖神剛徤黜奸臣趙文華百官兆民
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以為太平盛事今嵩罪
浮文華十倍願賜罪斥則沿邊將士不戰而氣自
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天下幸甚

海主事瑞廣南海人也嘉靖末上君道臣職疏言臣
惟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為天下臣民萬物

之主而民生利病一有所不聞將有所不得知而行者則其任爲不稱故以其寄責諸臣工而使之盡言庶其得聞而行之此君道也亦臣職也昔之務容說諛順者無足言矣過爲計者則又危　明主而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毋乃反求眩瞀自失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爲諛說不爲過計披肝膽爲　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

者非愚則謏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資柔順慈恕恭儉者有近民之美而優游退遜多怠廢之政不察其獘所不免而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而槩以安且治頌之諛也　陛下自視於漢文帝何如　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絶人上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帝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　陛下皆優爲之即位初年剗除積獘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略如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

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
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仰之以大有爲識者以
爲輔相得人即太平指日可期非虛語也高漢文
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柔懦之性節用愛人呂祖
謙稱其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竭人之情是
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于之貫朽粟陳小
民康阜三代之下稱賢君焉而 陛下銳精未久
妄念牽之而去矣夫剛明而錯用之謂遙輿輕舉
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日民之脂膏在是
也而修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政綱法弛矣數

行推廣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彌時盜賊滋熾自　陛下登極初年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增常萬方則効　陛下破産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即

陛下改元之號而億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斥世蕃極刑差快人心一時稱清明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嚴嵩未罷之先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聖人而絕無

過舉則古者設官亮采惠疇居矣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也木繩金礪聖賢不必言也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棐匡救拯其罪而一歸之正諸臣之責也乃醮修則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興工築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貢寶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爲　陛下正言之者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其欺君之罪爲何如耶夫天下者　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官守言責皆所以

眞　陛下之家於磐石之安也一意玄修是　陛
下心之惑也過于苛斷是　陛下情之偏也而謂
陛下不顧其家豈人情乎諸臣顧身之念重得一官
多以欺敗以贓敗以不事敗不足以當　陛下之
心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
爲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
或失於詳審誠有如胡寅撓亂政事之說不足以
當　陛下之心其不然者君意臣言偶不相值也
遂謂　陛下爲足已拒諫執　陛下一二事不當
之形跡億　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　陛下於恬

終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爲身家之心與懼心合則臣職不明臣既前言之矣求長生之心與惑心合則君道不正臣再請爲　陛下言之

陛下之誤多矣而大端在於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言修身立命止言順受其正蓋天地賦形於人而爲性命者也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日使　陛下得以訪求其術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久

矣仲文不能長生而　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天桃藥丸怔妄尤甚昔伏羲氏之王天下龍馬出河圖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神龜負文而列其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洩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籍聖人以開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非虛妄事也宋真宗獲天書於乾佑山孫奭進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得藥人工擣合以成者也無因而至桃藥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乎手執而付之耶　陛下玄修多年一無所得至今左右

必無蓋可知矣　陛下以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即玄修未害乎夫人幼而學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若人事君孰與爲理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即近事觀之嚴嵩有一不順　陛下者乎昔爲貪竊今爲逆本梁材守官守道　陛下斥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稱嘆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惕心焉無用於積賄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罷相之後猶嚴嵩未罷之先諸臣爲嚴嵩之順

而不爲梁材之執今甚者求貪未甚者挨日其見稱於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舉故事而已求其潔已格物任天下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頼之者未見其人焉　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予違也而責之効忠欲其順吾玄修土木之誤而付之翼爲明聽讐之則股肱耳目不爲腹心動也而可以視聽持行有臣如儀衍而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業無是理也　陛下誠翻然改悟日視正朝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之利害而盡洗數十年道遥君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

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以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身與皐夔伊傅相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則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光祿廚役錦衣衛恩蔭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者爲冗員多矣上之內倉內庫下之戶工二部光祿寺諸廠藏絹糧料珠寶器用木材諸物積于無用爲冗費亦多矣諸臣將必有爲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在　陛下一節省閒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盖藏不知其幾也　陛下何憚而不爲之官有職掌　祖訓具之今職守廢

壞矣苟且因循不公不法矣敦本行以端士習止
上納以清仕路久任吏治以責成功練選軍伍以
充召募驅緇黃游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官使兼
舉富教以成禮俗復屯鹽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
丁差以蘇困弊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
爲奸者刑之無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
之業諸臣必有爲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
行之在　陛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百廢具
舉宿弊剗除唐虞三代之治燦然復興此非有所
勞于　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政諸撫按

科道糾劾肅清于其間　陛下持大綱稽治要而
責成焉勞于求賢逸于任用如天運於上而四時
六氣各得其序民物熙洽薰爲太和贊天地之化
育而與天地參　陛下又何憚而不行之哉夫
陛下轉情易向之間而天下之治不治民物之安
不安係焉大臣持祿而爲諛小臣畏死而爲順
陛下有不得聞而改行之者臣竊恨之是以昧死
竭忠惟　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自楊御
史爵疏後言事者無敢訟言君德盖二十餘年矣
至是瑞疏上業自分必死檢篋中金置桐棺日於

朝房待命　上仁聖日手疏讀讀已輒太息竟持不下曰此物有比干之心遣內侍諭復職明年逮詔獄時　穆宗在青宮得疏　諭錦衣衛必令瑞無死又明年　上崩遺詔言事得罪諸臣死者邮贈生者録用有既違成憲亦負初心之語實自瑞發之而瑞召復官官至副都御史以終

約論曰臣聞縉紳父老言　中興初　上明作於治虛己務學而仁和嘉魚大城諸名碩雲從風翼宣猷守正不愧於前聞天下復安後諛臣逢意楊詡　上神聖爭爲容而日鶩於玄修乃刑肅俗斂

靡靡默默諸臺諫獨毛舉細故以塞責不即伺輔臣意爲彈射而楊御史海主政之疏世道終獨賴矣

皇明書卷之二十七終

皇明書卷之二十八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循吏

國初

高皇帝宵旰求治安吴元年選郡縣官三百三十四人賞綺布賚爲道里費并賜其父母妻子有差曰以養爾廉必奉公毋漁民洪武元年徵天下賢才爲守令厚賜臨遣三年賜廉吏嵩縣劉典史布帛四年命中書省州縣官犯贓者勿赦六年勑按察舉察有司官七年汰北方府州縣八年併省州縣

州縣官滿三載入覲詔銓曹核治行最者復職命儀曹燕饗　國有事郊廟令齋戒被盛服以從其儀

懲贓吏也亦痛深上之意以爲能勤民而後可以對神明也方克漸東時以王宗顯知寧越府宗顯撫恤創痍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吳沉徐原爲訓導萃生徒教之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聲民大悅及北征大將師十萬駐東昌東昌守魏起替給芻糧無乏之撫輯創殘之民煦嫗勞來和氣所召隣郡蝗不入境入朝民卧轍不得行有泣下者方大軍平蜀時陝西旱民饑

漢中尤甚民多聚爲盜時府倉儲粟十萬石漢中守費震與僚屬謀曰民饑甚何可坐視其斃今倉粟幸多當發以貸民賑之俾秋成還倉且易陳而爲新也立發倉以狀聞由是盜賊屏息隣境流亡來歸者皆令自占爲保伍驗丁口給之頼全活甚衆因籍爲民數千家秋大熟而倉廩悉充後坐法逮至京　上曰震良吏釋之爲牧民者勸遂釋之

成祖北巡時問監國南諸司孰廉監國對皆廉　上曰從朕而北者獨師逵一人廉餘率好貨盖甄别如此　仁　宣正統時重久任詔在廷三品以上

會推中外有行能任守郡者賜璽書臨遣迨入覲宴勞有加禮增秩陞俸賜詩寵其行巳超拜爲九卿故吏治烝烝行千里不齎異時行丐者各往往有餘粟民稱康阜矣

方克勤浙寧海人也少從鄉先達朱齊國文公之學窮研力索至忘寢食元季亂郤穀隱山谷中國初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爲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比至官首爲書一通懸康衢諭天子愛養元元之意民即有不樂聽詣府自言禁隸卒誰何之引耆耋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頹圯聘賢者

爲師撤浮屠氏以葺廟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
子繫籍者至千人始有詔民開癈閑田者聽閱三
歲乃税吏徼近功不俟期輒歛之復以田定科繇
民益惰且散克勤奉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
定簡書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析爲三有徵發
視差等書吏不得竝緣爲姦歲暮轉戎衣于燕時
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
死于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𦘕役克勤曰吾
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之
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使倚與援暴貴

人爲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哀號往郎玉克勤奮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爲咨聞之中書即日詔罷役先是不雨克勤祖跣徧禱羣祠涕泣卧祠下不雨至詰朝大雨民讙呼而散是歲五穀俱熟五年秋隣境蝗克勤聞卽省衍愆輟食稽首籲天迫夜聞空中螶螶聲熇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獄訟大者笞辱小事諭遣之不留案牘㡬獄輵轕日省錄無久淹文未具時作糜遍食之每秋成卽移文與民期日輸倉粟聽民槩斛不遣吏而稅常先登江浙二行省歲運糧

百萬詣濟寧水陸千里撫如部民不令有纖毫怨懟言之朝蠲其耗每徵發下信符致民民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羊牛雞犬散被郊坰如承平之世諸社稷山川祠壇遺器服咸飭如章無所闕修驛傳於城南門庭堂弘敞踰昔皆料材役工於農隙爲之民不知勞冬寒河凍驛舟不行命舟人伐木作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郡故以葦囷峙糧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屋百餘

閭申戒火令編民居爲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師十萬往塡燕官吏索糧芻相轇轕于前克勤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勒民夫五千決河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承起數尺而去克勤爲政以風俗爲急以德化爲本郡最煩劇民孚化乂益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不陳杻械懸韋鞭榲閭示無刑罰奏六歲績績最錫燕賞還郡

上召見奬諭曰政成當顯用卿尋爲屬吏楊貢所
搆誣詔御史廉按御史憚失出重峻治之以用倉
中炭葦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
子孝孺上書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
會空印事起又就逮而沒克勤孝友備至與人交
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
肉每行縣杯湯不肯受兖州守因童子進二木瓜
笞而却之鄉人爲饒陽令者以滹鴈脩書力却去
而於人最恩南冠過郡者必米醪遺之不能步者
僦舟車送之同列以事奪祿旦夕延共食會飲醉

投案大詬去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陽爲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晚益畏慎晝所爲夜必白之天俯仰無愧怍宋太史以爲古體道成德之君子云

吳履浙江蘭谿人國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爲丞儒者也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僞有發擿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與前語弗加咄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大姓坐廡下好言慰薦諭之聽人人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而吏卒不能爲姦民

王瓊輝侊里豪羅玉成成執其家人挾法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恚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豪奪之歸縛瓊輝道箠之箠殆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齮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爾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當何及瓊輝悟頓首惟命履乃捕操箠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

解縣令至召民轉輸不時至躬至鄉督之民走入山罵令吏卒以語動令令怒欲逮論一鄉民獲六七人下獄嚴錮之而往捕其餘民大駭履計民無罪出巡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乃　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倘急且有變自古未有窮刑法逮衆而不變者也事得已南康俗好祀淫祠祠有蛇出戶限民驚惟以為神至奔走祠之德基罪神巫十人投其主江中為丞六年而去去三月他吏用法急而亂民益追思之知安

化縣始土豪以世亂糾民爲兵天下既定豪酋易
氏者怙勇力與所部保險岨自全江陰侯良檄旁
縣兵捕擊之兵且集召令計事履曰易氏自逃死
無他惡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
爲逆用兵未晩也良聽之而事平已而江陰侯檄
取故兵請爲農者民自驚奔相告勢危甚德基屬
耆老諭民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
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德基力爭曰吾邑
民貧而俗暴恩之且恐其叛去安可責以事如他
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

不敢辭小罪而蹈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越三載入朝擢知濰州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匹萊守核其孳息駒欲責償諸縣皆已勒民買驢洶洶矣履不聽曰民實不欺烏可妄責其償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當宣布德澤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於是事得罷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稅吏聽之履曰牛羊後有死瘠患不如粟也獨收民粟已他縣牛羊送陜西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役千人部送隣縣牛德基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中道牛死誰當爲償

耶力爭不奉命德基爲吏不求威名以愛利爲先尤重刑獄凡有訟召受訟者面質之平其怒而止終不忍置民於獄獄常空有追需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踴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感之以爲愛已居濰二年會改濰爲縣召還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與履交狎戲呼謂之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德基曰唯唯公何以命之濂曰　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慎毋出門戶絶世吏勿與交德基至家如濂戒竟全不

抵法云

陳知府灌江西廬陵人幼孤事母孝好讀書元季憂世亂去習兵法環所居良田皆棄之築塲圍樹木爲人初莫測也後數年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起遂依以結屯聚兵鄉井賴安陳友諒强禮致之灌度其不足與有爲也去不顧　高皇帝克武昌灌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　上與語奇之灌因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納中山王北征以經歷賛軍已擢爲寧國府知府興學育材除民所疾苦抑兼并創戶帖覈戶口之欺隱者　上

開取爲式布天下宣城田濵江者歳患水伐石築
堤作水門蓄洩民至今頼之所屬邑歳租不入官
廩猾虛籍其數以上灌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
耳必發之得罪者滋衆乃揚言將以某月日行視
廩覆歳儲民聞爭輸補及期廩皆實而弊亦盡革
有盜四十人以刼麥舟獄當死灌視其詞曰此愚
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挺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
引行刼爲比乃獨坐爲首者一人餘減死論灌風
采凝峻秉行清介訟者至片言立斷爲人所畏服
其爲治務寬厚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政化大

行洪武四年謁告歸省召至京未命卒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志行淳實始爲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洪武中擢知蘇州府　上以吳民爲張士誠守死滌夷俗爲侈靡增其戶稅用重法繩核之囂訟者更持短長蠭起民益困號難治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弛張寬容以時措數造請郡中賢者考求治道商民生休戚俗尚淳漓爲與章吏民同心向化稱大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賓居陋巷善舍車徒往詣賓門候見之賓問爲誰應曰姚善也賓乃驚曰明府乃幸臨陋巷乎開門延語

及報謁茴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禮之又往候
韓奕奕避入大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
而不可得見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得會有
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宫
講經書以訓士一日饋米貞木所誤致芹芹受之
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與人不苟
合尤不苟取與今受府公米不辭抑亦知府公之
賢故也具以質告善善聞之立往候先使道意芹
對使者曰芹誠幸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敢往見
于庭茍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於學宫

善如期至延芹置上座請質經義芹曰此儒生之務公今有官守何不談當世之務而亶及此耶善敬起再拜問今日急務芹出一簡授之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策也時靖難師起芹以蘇股肱郡故及之善大悅薦以爲行軍司馬及文皇嗣位購黃子澄急子澄避善所約與航海善謝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公王臣也可四往號召規興復善守土臣義當與城爲存亡及被逮不屈死

顏伯瑋

光遠浙江嘉興人洪武中以椽從擢知龍陽州招

附懷來浚城輯士民賴以息改知泰和州時亂後
粗定民好訟稱難治前守吳去疾禁訟者或以告
光遠撫然曰民有寃守弗爲之理民安所訴乎頃
之訟者雨集光遠乃自爲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
切民爭來觀觀巳去不訟者十一二巳又俾凡訟
者居樵樓上思三日然後訴不三日去不訟者過
半矣於是擇吏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
之民誠寃輒爲之疏理非誠負寃願悔自止者聽
不問未兩月而訟清乃吏又畏光遠精敏毋敢欺
舞文者境有虎適其時禁民蓄兵械虎益暴光遠

草檄告神虎一夕遁去州以大治光遠澹泊無營所居廨無長物藝蔬自食於民事無巨細必盡其心去廣日民遮道號攀欲爲立石會有禁不可乃止吳守安慶人爲泰和最賢且勞顧繼之稱二賢守云

謝子襄江西新淦人洪武末以人才薦授知青田縣遷知處州府本誠心爲政上下孚格郡多虎及旱蝗子襄禱于神天大雨二日蝗盡死虎遁去嘗有盜竊官鈔不可迹子襄投牒于郡城隍盜閱所竊藏于私室忽疾風起入室捲墮市肆中因遂獲有

盜牛鬻於市將屠之牛逸至子襄所俛首若有訴遣廉問得實歸其主軍校擧嘯聚巖阻爲民患胡廷發官軍二千人勦之處人恐子襄盡閉軍城中毋出陰遣人召捕之而定民賴以安先後歷官三年一不以家累隨云

錢本中常洲武進人讀書習法律洪武中以人才擧歷知故城元城縣有聲改知吉水豪民宿吏素爲民患苦者捕其魁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壇壝學舍召諸生躬教之旋別勸率政務清簡不任刑嘗有盜聚山谷間時出掠郡守欲以兵殲之本中單騎

詣賊壘諭禍福咸相率縛首賊自歸會赦量免本
中勵清操門無私謁妻子布衣蔬食裁足朝夕以
詿誤罷官父老奔走號泣留不獲郡人學士胡廣
力保之得官民聞本中且復來空閭井迎拜如見
父母未幾以疾卒民哀慕留塟吉水爭爲負土營
塟云

劉叔毖廬陵人初爲沅陵知縣以愛民爲務勤撫綏
縣介溪峒間先是民多困徭役自竄山谷中叔毖
至流徙者悉歸復業有爭訟不治以法爲開諭再
三心服而後遣之遷北京部員外郎廉勤舉職召

修永樂大典沅陵民數陳乞請赦發還官詔陛辰
州府同知一州七邑民如得父母會營北京宮殿
率郡民赴役卒都下民在役者悲慕具殯祭甚哀
役滿相率載其喪歸葬辰州
龔鎹字子諫南昌人領洪武鄉薦授給事中多糾正
遷雲南僉事廣西蠻煽亂鎹親率官軍進討生縶
兇渠追還被掠男女數千日擢四川按察使鎹平
生耿介持法不少徇情可原必反覆詳讞務令法
不勝情在蜀開釋死罪囚至五十餘人久宦田園
無旁拓閒居布袍芒屩閭閈化之富豪子弟輿服

少俊望見輒避匿妻久從宦絶不治粧飾歸篋僅
一金珥鏠見之駭曰安得此汙吾素風投之江其
苦節類是

衞岳字世瞻汝寧西平人少以俊茂舉于鄉升太學
以選應詔赴詹事府議事敷時政切直擢廣東潮
州府同知約已惠民自常祿外一無取布衣蔬食
如寒士嶺海間翕然稱其廉遷陝西西安府知府
攺慶陽治行如前時民愛之如父母諸僚婦會飲
在席者金翠綺綉爛然岳內子荆釵布裙而已既
罷頗不樂岳曰汝坐於何所曰首席岳咲曰既坐

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寧可得兼耶慶陽人相傳以
爲口實永樂中人觀言事忤旨謫戍南交慶陽西
安二郡民千餘人詣闕頌請貸不報　仁宗詔求
賢以薦起爲南城令改南豐令祿故薄常不足於
用於官舍種蔬以自給家人有愠色輒曰不猶愈
於充軍時耶無不意瀟以薦擢知桂林廉慎之操
愷悌之政始終如一引年致仕歸貧不能自存及
卒身無以爲殮子孫無以爲喪

蕭省身江西泰和人永樂初進士授刑部主事進郎
中蚤暮執勞名實孚上下遷河南布政使時河南

頻歲旱蝗省身務寬恤郡縣承風宣德民賴以安省身能容人過而不能容已過每小失輒赧然面赤立改圖焉

藺侍郎芳山西夏縣人倜儻有大節讀書通古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永樂中知吉安府寬厚持大體而明習吏事庭無滯牘有告訐者芳數語立決事曲當吏無容其奸治一主於愛民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故有銀冶可闢芳博詢無之卽草疏言縣實無銀冶可闢獨言者爲妄以欺耳卽有之甘斧鑕之誅事得已自奉儉約嘗蔬食服無紈綺事

毋孝而毋賢蔑以芳曰所行事久必命陳於前有過必質責之芳受教惟謹先是朱仲智守吉安禮賢愛民剗弊政民甚戴之改重慶民思之而難其繼顧得芳民大喜至今吉安語賢守曰朱蘭朱蘭云宣德中乃有陳本深本深寧波人治尚寛簡未嘗任智假威有冤抑不伸者三尺童子得自見求白久之郡民恥訟尤折節下士色辭謙和未始有怠容郡人安之考九載滿民不忍其去詣藩憲乞留增三品俸復任前後凡十八年乃老民家戶戶祝之

何冢宰文淵江西廣昌人永樂中進士官監察御史以廉介自將洪熙時按山東摘發如神按四川劾侍郎楊和而下三百餘人貪慕吏往往棄印綬去時蜀旱所巡郡輒雨人呼為御史雨宣德中以都御史顧佐薦出知温州府捧璽書馳驛赴任既至綱紀廢政仁威兼濟舊額田十畝以三畝為陸田俾輸麥稅稅苦重質田者莫肯收陸稅訟以繁多文淵為請均陸田之稅與水田埒民大便之郡所屬稅課司河泊所舊征銀鈔已峻用金銀之令而舊課不除輸銀者多破産文淵以稅銀例當禁請

自今銀課皆收鈔金鄉盤石等三衛軍怙恣不供賦一束以法樂清東數鄉濵海俗獷戾文淵患之思有以變其習選民間俊秀補學官弟子員督教之俾俗興於學諸政事有不便於民大則疏奏小則立改振舉學校羣諸士而親課之學府椽中有警敏好學者免治其簿書業課之後皆爲名人修條制使吏有所守祠先賢舉逸民興禮讓時嫁娶重喪塟具儲積別善惡百廢整然中使歲至温取供御海味果實爲煩苛文淵先事措置民以不擾一日檄下作漕運巨艦四十五艘民駭動文淵料

工費擇其人董之民寂若無役居無何山無盜賊

民寡詞訟境内稱治而隣郡有獄訟不决者咸爭

來質平歲旱齋戒禱山川請以身爲百姓當譴咎

泣拜哀惻而雨歲以大熟處州盜起文淵詢知賊

恃烏風洞據爲巢常居之遣經歷黃誠徑往捕悉

得其渠魁大帥他郡執村民爲俘以倖功爭於按

史以爲皆平民宜貸也得活者數百人永嘉民兄

弟訟財則召其鄉老諭以天倫大義判詩狀尾辭

懇款民兄弟感泣遜而敦睦　天子嘉其治行璽

書奬勵增秩二級以之擢刑部右侍郎温人號泣

遮留男女送者數萬人居民在江北者率父老童稚望風拜伏岸側在郡六年無錙銖取於民布袍蔬食處之恬然民爲生祠祀焉後官吏部尚書且死語諸子曰吾嘗爲温守爲温民所戴今又數十年乃心未嘗不在温也我死神氣其在温乎臨海王度言吾浙十一州後先吏至者莫良於何吏部矣余童子時輒聞父老言何公之守温也廉而不激故人不能免明而不苛故人不忍欺惠而弗有故久而弗忘凡此皆先朝之盛云子喬新官刑部尚書有傳時荆州守大庾劉永廉幹有弘局以大

學士楊榮薦奉璽書之任勸農與學均賦簡訟清吏蠹抑豪强郡中稱神明蹠親王不法病民逮下獄事理復故官以憂去郡中軍民數千人請奪情起復前後十四年卒于官民立祠祀之霸州守張需治有聲初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家置一簿列戶男女大小人口之數派其所宜種粟麥桑棗孳畜雞豚之月時下鄉至其戶簿驗之違者謫罰於是民力農畝無游惰不數年田野大闢生理日滋會畿內蝗大作需捕瘞有方吏部郎魏驥行撫至州治異之下其法諸郡後爲王振所逮謫戍邊

先是河南參政孫原貞上疏言故汜水縣典史曾
泉以御史謫任操行廉謹蒞事勤能勸學興禮督
農事稽女工允恤貧窘無牛具者貸與耕種無木
綿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
田以收穀麥樹材木以備營造通商賈以納逋稅
官有儲積民無科擾又以其羨餘造船以備儹運
置棺櫬以助死喪歷任三年化醇訟簡家給人足
然考其所以治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財
厚生而已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民懷惠至今此
豈非古循吏之事盛世之所宜有哉乞勑追復其

官爲天下士風之勸旨曰可

何少宰理字道濟浙天台人宣德中舉進士高第時方重守令選知江陵縣始至作榜文告諭懇到明盡民誦之有動於是平徭訟勸樹蓄恤窮振弱禁奸猾適訪孝子節婦及忠賢之裔褒表之以風重學校正禮俗民歡然以爲未嘗有也縣當衝午嚴禁申令雖權貴無敢漁一錢累歲逋租至十四萬石部徵之急理念民貧不能償乃括逋戶免役者令之曰世言戶役旣佃田立戶而免役寧有是乎定其等俾出募役米而逋租畢完以舊令復遞去

以薦超德安知府亦先榜諭吏民而後畢踐其言歲必再按所屬以省耕斂廉利弊每季召諸生校其業高等者寘府後堂躬教之隨州民數百家田爲楚府護衛所占奏奪以還民考績最超授福建布政使時汾縣盜作軍之興理調度隨足而民不加賦丁內艱起貴州布政使土官無貲弗得襲職者十五六理至得畢紹之抗章請蠲逋稅餉兵春給糧秋給銀以便吏省漕四川湖廣粟饋貴川艱甚俾以輕齎代爲之糴減時直十二貴民獲利而川廣尤大便之秩滿擢南工部右侍郎時舊都歲

久百司皆弊當葺造而費鉅乃清蘆場之新葦抽分之腐木碎炭內府之積久布帛咸出售殆萬金又請南畿獄囚當贖者隨葺造所需而納於是自郊廟宮殿百司若城樓街表造葺動千百間暨修戰艦江防畢皆餙而民不與知又奏請餽運至南都者自船抵倉石費米三斗請兵就船支三月之餉官取費米歲可十萬石以備賑從之轉南吏部左侍郎卒理爲政清慎忠勤凡政精慮而果行一主於惠利在江陵纔七月去之日民攀號盈道奔餞數十里楊文定歎之曰世有爲縣七月遽得民

如此其深者乎會命大臣薦所知文定與馬學士愉各署所薦皆理名於是有德安之陟其所至民勒碑祠祀之

張常州宗璉吉安吉水人也同知常州府事專督農視民如子喜爲之興利行視水教蓄泄躬履壟畝察種植而勸率其勤不職者或時坐阡陌間與民相爾汝如家人未嘗笞詈人遇老病鰥寡尤恩所過飭學校正士習民甚戴之部使者知其得民也檄督賦民爭趣事恐爲累而宗璉終勞來無急也會以直民忤清軍御史憤憤發疾卒宗璉澹泊一

毫不苟取自舉進士入翰林吉士爲刑部主事春坊中允巳乃出未嘗以家累自隨一室蕭然及疾病醫入室索燈燭無之僮出取膏油一盂入望見以爲從外入也謝郤之其操如此卒之日老壯奔號哭奠者累日柩行自衣冠而送者數千人

謝都憲士元字仲仁福建長樂人舉進士爲戶部郎知建昌府先是吏治多姑息民好嚚訟始視事訟者懐牒盈治門立發擿數奸一訴者方出券士元立叱曰券僞也券年踰二紀而券紙乃今式非僞乎訟爲衰止郡有所軍與民居錯盜竊夕數發軍

官入賂庇不捕士元採它事把持之勸部盜盜無所伏乃大新學宮聚古書製禮器樂器課士遵行之士以宥造諸城樓壇廟之類圯者畢飭祠李直講覿表其墓旌節孝門作敎化表忠勸學圖詩摹石流之民間郡民高年有行誼者延見詢民隱諭令以禮讓化鄉俗賜詩酒宴禮儀優渥至戚兄弟骨肉之訟反覆化諭作詩以諭之今猶有傳者其爲守先化後政如此南城民有得石佛冢腐鼠棲之屋脊羣鴉爲去來譟之衆讙以爲神爭事之碎之庭而止有妖憑女巫腹言禍福如響曰靈哥士

元命召之妖曰吾畏謝公吾去女巫遂如常遇僚佐有恩禮部使至讓善引過屬有疾入寢躬視疾死者歸其喪成化中巡撫鄉夏時正薦以爲崇尚風教幾古循良得推恩封父母妻視其官歲再饑再發粟不給則繼以俸富民感勸爭開廩延糴饑以不害秩滿郡民詣闕請留陞從三品俸仍舊官以憂去補廣信永平乃以右參政分司東川蔓東鄉連爲盜剽刧議徙縣治元曰有備不害即無備雖遠能自保乎檄縣因舊城甓之浚其隍而捕殺盜數百人縣得不徙建始土人豪奪相讎殺爭于

川湖吏憚㫖觀望卽稍詰何之輒攻剽於道恐來者士元行部廉得其豪魁引繩根治之建始帖然進副都御史巡撫之吐蕃大姓小姓二種相結欲擾邊未發士元曰比其發吾不可以覓乃行邊繕亭障嚴斥候選軍實以警之虜來獻𧷤帷徐行以文告宣諭虜散去覈邊儲得隱粟十二萬有奇以紓邊屬饑民流徙爲廣宅十餘區處之爲粥食之藥病瘞死給歸者符得傳食還遞其處日夜規畫所全活數萬人自參政布政使至巡撫在蜀者八年全蜀戴之士元天性孝友事從父如父三弟終身

不分爨即俾入弟主之聚食幾千指用數窖自餟粥以倡而族人之貧不能婚喪孤不能振者力振之又沛然若有餘建先祠旦望率其族以班見買田以祭儲其羸以預不虞治家嚴而有禮内外斬斬無敢疾趨謦欬者非甚疾秉炬諷誦迄永夜不休爲吏本仁心爲質而善應變所經綜初若落落而卒無不脗合也所至鮮澤沛流民構祠樹碑紀焉嘗行道建昌建昌民空巷出迓至擁輿不得行父老操牛酒來餽盈道者數十里謝不受聞訃哭盡哀

林尚書俊曰成化間郡多良守盛延平顒楊嘉興繼宗與謝建昌尤名皆躋位中丞士元守建昌九載秩滿民願留再涖又三年忤時宰意旣去建猶稱廣信稱永平一守留滯二十年自信易而違俗難翕張如是斯稱吏所以難也

楊都御史繼宗山西陽城人性鯁直言動磊落天順初起進士爲刑部主事卽獄中重囚時予食飲櫛沐曰此曹皆天民雖罪當死亦宜善視蘇活之會廷議擇郡守以王忠肅薦知嘉興與繼宗獨攜一蒼頭書一篋以往署中蕭然如旅舍興學勸士憫農

恤從以事至郡者必和顏曲問盡得郡中諸豪奸及良馴狀與民所疾苦即事至常持以調劑輿華郡豪奸歛迹良善怗安諸利滯畢達有孔御史者挾威稜有司酷虐民多死者繼宗不忍榜通衢募死者家自請府孔聞避旁郡去勢人子胥縣篆竊帑金莫敢問繼宗收治之追其金御史行部欲出之乃詰之曰盜有失主今爲誰繼宗曰朝廷即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慚而去嘉興當江南孔道內臣百方索賂繼宗直與之萎耦曆日內臣曰我安所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若

好布絹繼宗曰諾則出牒取庫金入曰與大監市布絹索金錢則又出牒取庫金入曰布絹金錢在也幸與印券附案令他日得磨勘内臣咋舌不敢受繼宗有大節持風裁藩臬御史亦咸憚嚴之然所治郡中豪𤫊過即止不深究嘗治一郡豪伏罪釋之其人退杜門不出者五年一日以事至治前識之召入曰若某里某甲耶爾今爲吾良民矣遺米肉而遣之湍九載民遮道扶携不忍去立生祠祀焉當是時嘉興治行聞天下陞浙江按察使貪墨吏望風走避去盡革諸司和市鎭守内臣横索

日供萬錢繼宗一符下杭盡華鎮守兄在司禮時
於　上前言浙廉使楊繼宗之橫也　上曰得非
不要錢之楊繼宗乎大閹懼禁伏地不敢起得不
害時常積倉倉官十餘人以虧糧監併者歲久至
鬻子女以償繼宗心憫之莫喻其故適倉官送月
俸正數外羨數升較他大吏俸皆然問之曰此常
規也繼宗乃悟前倉官所爲虧糧故欲具奏上僚
屬懼以請繼宗曰俸本民膏脂食之不能盡其職
尚且有天殃况正數外抑主者羨令鬻子女自食
乎是食其子女也倡捐俸設法補之於是諸監省

者咸得釋内艱歸一敝篋自隨起復進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戚官庄田占民者盡奪還之民成化末疏忤旨謫副使弘治末復都御史巡雲南卒於官繼宗好善惡惡出天性與人不苟合人亦憚其方嚴踰壯年輒獨宿不内居官三十年終始無一足敢暮夜及門者所守郡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諒直光明俊偉雖庸人孺子莫不知其名後守者莫及焉

盛都憲顒直隸無錫人天順初爲御史論石亨不法狀謫知東鹿縣邑豪右聞其來搖手相戒曰是劾

石總兵者不可犯也比至變搏擊爲循良吏畏民安未幾丁内艱去民伺其服闋相率詣闕言願得盛知縣復任許之顯再至專以德化措刑不復用有爭訟者諭以理輒叩頭聽受去不復辨隣邑久訟訐不白者各自詣質平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謡邑界真保二府間四境民聞風自歸郊有荒落地聚以成市因呼爲清官店後仕至左副都御史

陳布政智湖廣咸寧人初爲御史執法嚴明陞陝西按察使多惠政民深德之遷江西布政使宣德中

永豐盜就擒從賊者千餘人皆論死時歲荐饑智念民因饑而挺諸脅從者衆不可令瘐死作粥食之具以聞　詔決其首惡者三十餘人餘皆免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人衆請捕論下令曰告虛實不可知即無實宜詣府自投衆悉自詣智諭之曰我誠如人言下吏鞫訊若諸人能保家否乎皆頓首曰不能曰如此當出粟濟饑民誠出粟當貸爾有衆衆稽顙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以賑存活不可計後遷都御史以行民追慕思之

皇明卷之三十八終